

從容錄

上



C40-4514

了翁在諸公中  
家書置武州崇寧  
我微笑塔院府中  
為學者不敢許出  
當山三世鐵牛機  
謹誌



B 64853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  
昔予在京師時禪伯甚多唯聖安澄公和尚神  
氣嚴明言辭磊落予獨重之故嘗訪以祖道屢  
以古昔尊宿語緣中所得者叩之澄公間有許  
可者予亦自以為得及遭憂患以來功名之心  
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  
聖安翻案不然所見予甚惑焉聖安從容謂予  
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歸信佛書惟搜



摘語緣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鉛錘耳今揣  
君之心果為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猶襲前愆  
不為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有  
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辯才無礙若  
可見之予既謁萬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  
初寒大暑無日不叅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  
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  
之其叅學之際機鋒固測變化無窮巍巍然若

萬仞峯莫可攀仰溜湍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迴視平昔所學皆塊礫耳  
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者豈虛語  
哉其未入閩域者聞是語必謂予忘本好異也  
唯屏山閑閑其相照乎介後奉  
命赴

行在扈從西征與師相隔不知其幾千里也  
師平昔法語偈頌皆法兄隆公所收今不復得

仙分錄

卷八

其藁吾宗有天童者頌古百篇號為絕唱予堅  
請萬松評唱是頌開發後學前後九書間關  
七年方蒙見寄予西域伶仃數載忽受是書如  
醉而醒如死而甦踴躍歡呼東望稽顙再四披  
繹撫卷而歎曰萬松來西域矣其片言隻字  
咸有指歸結款出眼高冠今古足為萬世之模  
楷非師範人天權衡造化者孰能與於此哉予  
與

行宮數友旦夕游泳於是書如登大寶山入華  
藏海互珍奇物廣大悉備左逢而右遇目富而  
心饒豈可以世間語言形容其萬一邪予不敢  
獨擅其美思與天下共之京城唯法弟從祥者  
與僕為忘年交謹致書請刊行于世以貽來者  
迺序之曰佛祖諸師埋根千丈機緣百則見世  
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  
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

仙客錄

行玄體妙底脚跟向去若要脚跟點地臯孔撩  
天却須向這葛藤裏穿過始得甲申中元日漆  
水移刺楚才晉卿叙於西域阿里馬城

評唱天童從容庵錄寄湛然居士書

吾宗有雪竇天童猶孔門之有游夏二師之頌  
古猶詩壇之李杜世謂雪竇有翰林之才蓋採  
裁華而不撫我竇又謂不行萬里地不讀萬卷  
書毋閱工部詩言其博瞻也擬諸

天童老師頌古片言隻字皆自佛祖淵源流出  
學者罔測也栢山大隱集出其事迹間有疎闊  
不類者至於拈提苟簡但據款而已萬松昔嘗



御容鑑

評唱兵革以來廢其祖藁迹來退居燕京報恩  
旋築蝸舍榜曰從容庵圖成舊緒適值湛然居  
士勸請成之老眼昏華多出口占門人筆受其  
間繁載機緣事迹一則旌

天童學海波瀾附會巧便二則省學人檢討之  
功三則露萬松述而不作非臆斷也竊比佛果  
碧巖集則篇篇皆有示衆為備竊比圓通覺海  
錄則句句未嘗支離為完至于著語出眼筆削

之際亦臨機不讓壬午歲杪湛然居士書至堅  
要拈出不免家醜外揚累吾累汝也癸未年上  
巳日萬松野老因風附寄不宣

徧密鍾

文

從容庵錄卷上目錄

世尊陞座

達磨廓然

東印請祖

世尊指地

清源米價

馬祖白黑

藥山陞座

百丈野狐

南泉斬猫

臺山波女子

雲門兩病

地藏種田

臨際眚馬盧

廊侍過茶

以上各錄

又卷二目錄

御密鑑

元書目録

仰山插鋏

麻谷振錫

法眼毫釐

趙州狗子

雲門須彌

地藏親切

雲巖掃地

崑頭拜喝

魯祖面壁

雪峰看蛇

鹽官犀扇

仰山指雪

法眼指簾

護國三懔

風穴鐵牛

大隋劫火

雲門露柱

仰山心境



御覽

卷一百一十五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

侍者離知錄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示衆云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頻申曲為中  
下那堪上曲親木弄鬼眼睛有箇傍不肯底出  
來也怪伊不得

舉世尊一日陞座

今日不便

文殊白槌云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知他是世尊便下座別

再商量

師云圓收十號出世獨尊抖擻眉毛昂藏鼻孔講肆謂之陞座禪林號曰上堂諸人未到法堂萬松未出方丈向那時薦得已是落三落四了也不見雪竇道衆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點檢將來雪竇不合索鹽萬松那堪奉馬直饒七佛祖師道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也

須眼裏抽釘腦後拔楔始得至今開堂末後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舉此例也世尊便下座去且救得一半那一半分付天童頌云

一段真風見也麼

莫教飄入眼特地出還難

綿綿化母理

機梭

參差交織

織成古錦含春象

大巧拙

無奈東

君漏泄何

陰陽無曲徇御氣不相饒

師云天童道一段真風見也麼為復世尊陞座處是一段真風天童舉頌處是一段真風萬松

請益處是一段真風恁麼則却成三段了也如何是一段真風況諸人各各有分也好叅詳又道綿綿化母理機梭化母化工造物之別號儒道二教宗於一氣佛家者流本乎一心圭峰道元氣亦由心之所造皆阿賴耶識相分所攝萬松道此曹洞正宗祖佛命脉機紐銜於樞口轉慶幽微綿絲吐於梭腸用時綿密何得與邪因無因同日而語哉向下頌世尊蘊藉將來道織

成古錦含春象雖是如蟲禦木偶爾成文其奈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末後文殊與折倒却道無奈東君漏泄何文殊白槌世尊便下座及至迦葉白槌便現百萬箇文殊一等是恁麼時節為甚麼收放不同你道那箇是東君漏泄處慙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示衆云卞和三獻未免遭刑夜光投人鮮不按劍卒客無辜主宜假不宜真差珍異實用不著



死猫兒頭拈出看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

清旦起來

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

且向第二頭問

磨云廓然無聖

劈腹剜心

帝云

對朕者誰

鼻孔裏認牙

磨云不識

腦後見腮

帝不契

方本

不入

遂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

家無滯債不富

師云般若多羅嘗囑達磨大師曰吾滅後六十

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指上根慎勿速行

衰於日下又汝到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

德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不可久留果有游梁涉

魏鈍滯九年之事近代磁州衣法付人山山曰

某甲不是恁麼人州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

伊山以法乳情深俛仰而受州復曰汝既如是

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轍

軻此與多羅三囑達磨九年彼此一時也霄溪

頌云不惜過秋霜圖教滋味長縱然生摘得終

是不馨香可以為來者之誠若是本色道人出

處自知時節武帝雖不契置箇間端不妨剗剖  
至今諸方開堂白槌尚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  
一義只如第一義諦還許觀麼還許武帝達磨  
問答麼萬松道第一義且置你要聖諦作麼天  
皇道但盡凡情別無聖解楞嚴道若作聖解即  
受群邪只這達磨道廓然無聖石火電光中不  
妨手親眼辦武帝頑涎不退更問對朕者誰於  
他梁王分上也是好心殊不知達磨分上劈面

被唾相似不免更奉箇不識早是花嬌易謝那  
堪雪上加霜達磨見伊眼目定動即時轉身別  
行一路古人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為佛事後  
來武帝果然過後思君子自撰碑文云見之不  
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  
夫敢師之於後自武帝蒙塵之後達磨西歸以  
來第一義諦無人舉著賴有天童為衆拈出頌  
云



廓然無聖

一迴

飲水

來機逕庭

面赤不

得非

犯臯而揮斤

誇好手手

失不迴頭而墮甌

不寥寥冷坐少林

老不

默默全提正令

機秋清月轉霜輪

高著河淡斗垂夜柄

誰敢

繩繩衣鉢付兒孫

莫妄

從此人天成藥病

已過使

者須知

師云廓然無聖來機逕庭此語本出莊子大有

逕庭不近人情初祖當時也少些子方便殊不

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起初便下霹靂手而今

已早私徇姑息所以得非犯臯而揮斤莊子送

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臯端

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

瞑目恣手盡望而臯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自夫

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失不迴頭而墮甌後

漢孟敏客居太原曾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

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



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意謂武帝若自肯達磨  
未嘗屈已從人梁王若不契拂袖便行而無恨  
黃金殿上放沒面目道得一半少林九年口掛  
壁上始是八成如秋清月轉霜輪暗用法眼到  
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發明理極無喻之道河  
淡斗垂夜柄天童上堂云一點環中照極微智  
無功處却存知緣思淨盡無餘事半夜星河斗  
柄垂此兩句如啞人作通事指似向人吐露不

出那堪師資傳授藥病相治轉沒交涉如何得  
全提正令去空花幾費龜毛線石女空拈蘭蕩

針咄

示衆云劫前未兆之機烏龜向火教外別傳一  
句碓背生花且道還有受持讀誦分也無

舉東邱土國王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

住

償口債

王問曰何不看經

無功受祿  
寢食不安

祖云貧

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

經百千萬億卷

上來講讚  
無限勝因

師云二十七祖初名瓔珞童子因二十六祖不  
如蜜多與東印土堅固王同輦問童子曰能憶  
往事否對曰我憶往劫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  
若我持甚深修多羅以相代正化故俟師於此  
祖告王曰此非小聖大勢至之應身也王命登  
輦至宮供養以至披削祖取般若修多羅事命  
名般若多羅梁朝以達磨為觀音西國以祖師

為勢至唯阿彌陀佛至今無下落良久云豐干  
饒舌後因皇家展會尊者主席這老漢顯異惑  
衆當時好與掀倒打斷葛藤直待問尊者何不  
看經果然放不過這老漢也無大人相把葫蘆  
馬杓翻騰一上王便禮拜識甚痛痒萬松道國  
王貪他一粒米尊者失却萬年糧只知鐵脊撐  
天不覺腦門著地若要扶起除是天童頌云

雲屣玩月璨含輝

暗通一線  
文彩已彰

木馬游春駿不



後集

卷上

羈

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

眉底

一雙寒碧眼

不覺越蛇蟬隊

看

經那到透牛皮

也過

明白心超曠劫

一箭前

英

雄力破重圍

射透兩重關

妙圓樞口轉靈機

何魯動著

寒山忘却來時路

暫時不住如同死人

拾得相將攜手

歸

須是當鄉人

師云破題兩句頌不居陰界不涉衆緣已了且藏教法數五陰十二處十八界喚作三科尊者略舉首尾懾其中間梵語安那般那譯云出息

入息其法有六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具如天台止觀預備不虞者不可不知瀉山警策道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寶藏論可憐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何時得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去天童雲犀玩月燦含輝古詩有犀因玩月紋生角好言語可惜折合向文才情思上木馬游春駿不羈此頌出息不涉衆緣可謂善行無轍跡也眉底一雙寒碧眼洛浦道單明



後卷三  
自己法眼未明此人只具一隻眼若要雙眼圓  
明除是不居陰界不涉衆緣無影林中高懸日  
月不萌枝上暗辨春秋始得看經那到透牛皮  
長慶云眼有何過楞嚴經云汝今諦觀此會聖  
衆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這  
裏蹉過藥山道底牛皮也須穿透萬松道却具  
金剛眼明白心超曠劫三相道但不憎愛洞然  
明白一念萬年受持不盡鹿門道遍大地是學

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箇眼讀  
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萬松道看讀不易  
英雄力破重圍後漢王莽遣弟王尋王邑至昆  
陽圍光武數十重光武兵弱而欲降尋邑邑不  
肯光武乃益堅諸將出兵却戰尋邑大敗尊者  
文武雙全出將入相陰界衆緣非但重圍也妙  
圓樞口轉靈機爾雅樞謂之根郭璞注云門扉  
樞也流水不腐中樞不蠹言其活也尊者未點

先行不撥自轉這邊那邊無可不可天童披沙  
揀金分星擘兩花判了也未後兩句更有餘才  
道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攜手歸此頌國  
造海衆鑽紙穿牕尊者老婆略與鉤簾婦乳燕  
穴紙出癡蠅用寒山詩若合符節詩云欲得安  
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  
有斑白人嘯嘯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  
道間丘胤訪後與拾得相携出松門更不還寺

有本云喃喃讀黃老此頌弱喪忘歸與迷人指  
路也後唐莊宗皇帝請華嚴休靜禪師入內齋  
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一衆默然帝問何不看  
經靜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  
曰師一人不看即得徒衆何亦不看靜曰獅子  
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大師大德  
為甚麼總看靜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鰕帝  
大悅況祖師尊者從遠劫來號大勢至誦甚深



脩多羅因此從師名般若多羅元來習氣也不  
除輸他華嚴却有衲僧已皁萬松到此不覺失  
笑且道笑箇什麼雲居羅漢披襟處鞏縣茶瓶  
接甯時

示衆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足馬單槍開疆展  
土便可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底是甚麼人

舉世尊與衆行次隨他脚以手指地云此處  
宜建梵刹太歲頭上不合動土帝釋將一莖苴挿於地

上云建梵刹已竟

修造不易世尊微笑贊罰分明

師云世尊因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佛指布  
髮處云此一方地宜建一刹時有賢首長者挿  
標於指處云建刹已竟諸天散花讚歎庶子有  
大智矣天童舉話大同小異萬松道世尊祖業  
轉典與然燈便有長者承頭收後如今交付與  
天童須要出箇合同文契頌云

百草頭上無邊春夾山猶在信手拈來用得親入荒



從容錄

卷上

七

田不揀丈六金身功德聚不審等閑携手入紅塵

逢場塵中能作主一朝權化外自來賓看取

時觸處生涯隨分足不從人得未嫌伎倆不如人

面無  
慚色

師云天童先以四句頌公案了然後鋪舒梗槩  
展演化風趙州拈一莖草作文六金身用世尊  
當風指出帝釋信手拈來天童人境交加頌出  
非但古聖你即今塵中作得主化外亦來賓且

道風流劉駙馬起此報恩院與帝釋挿草同別  
師豎起拂子云千年常住一朝僧

示衆云闍提割肉供親不入孝子傳調達推山  
壓佛豈怕忽雷鳴過得荆棘林斫倒栴檀樹直  
待年窮歲盡依舊孟春猶寒佛法身在甚麼處  
也

舉僧問清源如何是佛法大意小官多源云

廬陵米作麼價老將不  
論矣

從容錄

卷上

七

師云吉州清源山行思禪師初叅六祖便問當  
何所務即得不落階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源  
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源云聖諦尚不  
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  
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據這僧  
問佛法大意也是本色乍入叢林底人要隨文  
殊遊鐵圍山清源是聖諦亦不為底人却只作  
尋常相見顧問道廬陵米作麼價有者道廬陵

米價不許商量殊不知已入斛斗行鋪了也要  
得不入這保社問取天童頌云

太平治業無象

旄頭星現也未

野老家風至淳

爭如我這

裏種田  
傳飯喫

只管村歌社飲

窮鬼子快活不徹也

那知舜德

堯仁

始成  
忠孝

師云唐文宗太和六年時牛僧孺為相上曰天  
下何時太平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致交  
侵百姓不致離散雖非至治亦謂小康陛下若



別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而累表請罷出為淮南  
節度使萬松道已是起模畫樣所以野老家風  
擊壤謳歌禮樂文章翻成特地廬陵米價可照  
深玄舜德堯仁淳風自化村歌社飲得其所哉  
月白風清各安其分還會麼逐便歸堂  
示衆云開口不得時無舌人解語擡脚不起處  
無足人解行若也落他殼中死在向下豈有自  
由分四山相逼時如何透脫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

甲西來意

若識這僧問頭  
省人多少心力

大師云我今日勞

倦不能為汝說

已有舟  
中月

問取智藏去

更添帆  
上風

僧問藏

却受人  
處分

藏云何不問和尚

和尚教來問

可照  
靈利

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

汝說問取海兄去

我不可作馬師  
弟子不得也

僧問海

連根  
苦

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曾

甜瓜  
蒂甜

僧舉似

大師

索取草  
鞋錢

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更參三  
十年



師云六祖謂讓和尚曰西天二十七祖識汝足  
下出一馬駒踏煞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  
後磨埽打牛神駒入廐號為馬祖牛行虎視引  
舌過鼻足下有輪文法嗣一百三十九人各為  
一方法主智藏海兄乃西堂百丈也看來這僧  
也是箇學佛法人將四句百非勘當教外別傳  
宗旨攝大乘論說有是增益謗無是損減謗亦  
有亦無相違謗非有非無戲論謗四句若離百

非自絕黃蘗道欲要直捷會一切總不是萬松  
道端的委細會一切無不是翻覆看來不離四  
句不絕百非西來祖意於何不明龍樹大師道  
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却道般若如清涼  
池四面皆可入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  
指西來意諸方謂之鎖口問馬祖不忙只道我  
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惜得自己  
眉毛穿却那僧鼻孔那僧不免被他驅使真箇

從容錄  
卷上  
去問智藏亦不謀而合道何不問和尚這僧不  
開眉眼道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  
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可謂非父不生其子也僧  
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將謂侯白更有侯  
黑這僧雖無血性却有首尾還來舉似馬祖祖  
云藏頭白海頭黑這句疑殺天下人東林照覺  
頌云百非四句絕無言黑白分明定正偏萬松  
道暮四朝三妄生喜怒一日三人與南泉玩月

次祖云正當恁麼時如何丈云正好修行藏云  
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行祖云經入藏禪歸海  
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這裏却宜緇素分明萬松  
道藏頭白海頭黑鴨頭綠鶴頭赤十影神駒立  
海南五色祥麟步天北諸方且莫假狐靈天童  
自有真消息頌云

藥之作病

胡人飲乳  
返怪良醫

鑒乎前聖

師多  
脉亂

病之作

醫

以藥下藥  
以毒去毒

必也其誰

莫是天  
童麼

白頭黑頭兮



克家之子

燒就

有句無句兮截流之機

更使瀉山

笑轉

堂堂坐斷舌頭路

一再活

應笑毗耶老

古錐

只得一極

師云四句為四謗如火聚四面不可入四句為四門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萬松昔年在大明作書記時潭柘亭和尚過大明昏夜扣門告侍者燒香結緣潭柘便放相見萬松請益如何是活句如何是死句柘云書記若會死句也是

活句若不會活句也是死句當時自念老作家手段終別今日看這僧問石杓要離四句百非之外別指出祖意三箇老漢頭腦相似若便作離四句絕百非會好與這僧一坑埋却後來天童頌仰山夢中白槌道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萬松道是何心行白頭黑頭兮克家之子周易蒙卦九二子克家能荷家業也有句無句兮截流之機萬松道只有湛水之波且無



後卷金  
滔天之浪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錘  
梵語毗耶離譯云廣嚴維摩所居城名文殊問  
不二法門維摩默然這僧問馬師父子葛藤徧  
地且道那裏是應笑處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  
前朝銜舌才

示衆云眼耳鼻舌各有一能眉毛在上士農工  
商各歸一務拙者常閑本分宗師如何施設

舉藥山久不陞座動不靜院主白云大衆久思

示誨請和尚為衆說法

便重不輕

山令打鐘衆

方集

聚頭作相那事悠悠

山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

一場話霸

主隨後問和尚適來許為衆說法云何

不垂一言

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山云經有經師論有

論師爭怪得老僧

可惜龍頭蛇尾

師云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是以三家五請  
菩薩上堂半偈全身夜叉陞座豈恡法哉黃龍  
南禪師云蓋今之人容易輕法者衆欲如田夫

時時乾之令其枯渴然後漑灌方得秀實也藥  
山久不陞座又且不然覺範道一菴深藏霹靂  
舌從教萬象自分說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大  
施門開無壅塞院主頭頭蹉過白云大衆久思  
示誨請和尚為衆說法仁義道中主賓分上也  
未為分外山令打鐘只見雷霆施號令衆方集  
豈知星斗煥文章山陞座良久下座歸方丈一  
上神通不同小小主隨後問云和尚適來許為

衆說法云何不垂一言翠巖芝云藥山下座院  
主當初怪不為衆說法可謂悞他三軍萬松道  
正是將頭不猛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  
得老僧瑯琊覺云藥山下座不妨疑著及乎院  
主拶著失却一隻眼萬松道再得完全能幾箇  
而不知換得兩隻眼雪竇道可惜藥山老漢平  
地喫交盡大地人扶不起萬松道和尚也須出  
隻手無餘頌云丈室未離已喫交悄然歸去轉



無慘經師論師猶相告一款分明便自招萬松  
道曹司易勘公案未圓解與天童如何判斷頌  
云

癡兒刻意止啼錢

堪作何用

良馬追風顧影鞭

起踢

便

雲掃長空巢月鶴

場下底

懷羅

寒清入骨不

成眠

開眼作夢

師云涅槃經說嬰兒啼時母將黃葉云與汝金  
兒即止啼此頌久思示誨與云何不垂一言外

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  
作禮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  
後阿難問佛外道見何道理而言得入佛言如  
世良馬見鞭影而行藥山與世尊一等舉鞭院  
主率衆僧禮讚有分却怪不垂一言可謂東土  
衲僧不如西天外道天童恁麼頌萬松恁麼說  
盡是止啼黃葉只為諸人熟夢未醒睡輕者一  
呼便覺睡重者搖撼方驚更有一等掇抄起來



從容錄

卷上

三

猶自竄勝比他藥山晴巢月鶴清不成眠雲泥有隔雖然如是睡語不少

示衆云記箇元字脚在心地獄如箭射一點野狐涎嚙下三十年吐不出不是西天令嚴只為歎即業重曾有悞犯者麼

舉百丈上堂堂常有一老人聽法隨衆散去

開

靜取一日不去從來疑丈乃問立者何人

事不解交

客來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

山元是當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

也無但行好事對佗道不落因果一句合頭

極驢墮野狐身五百生你道不今請和尚代一

轉語著甚丈云不昧因果埋却老人於言下

大悟猶在

師云洪州百丈山大智禪師每至陞座常有一

老人聽法迦葉佛時曾住此山錯對學人一轉

語至今墮野狐身良由自己倚牆貼壁送人墮

坑落溼見大智有抽釘拔楔手段便舍已從佗  
請大智代一轉語大智施無畏辯輕輕撥轉道  
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據實而論不落因果  
是撥無斷見不昧因果是随流得妙稍解教乘  
者舉著便見要且雖脫毛衣猶披鱗甲不見道  
圓禪師在南禪師會中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  
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  
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師悚然異

其語急上黃巖積翠菴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  
叙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  
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  
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  
入金毛隊南公大笑恁麼看來當初見道今請  
和尚代一轉語只樂道不落因果免使初心墮  
在解窠百丈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巖便問古  
人錯荅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



作甚麼丈云近前與你道巖近前與丈一掌丈  
拍手笑云將謂狐須赤更有赤須狐仰山道百  
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名不虛得瀉山舉問仰  
山黃蘗常用此機為復天生得從人得仰云亦  
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瀉云如是如是看  
他百丈父子游行無畏如師子王豈向野狐窠  
裏作活計萬松已是尾骨彌露更放天童弄爪  
牙看頌云

一尺水一丈波清海晏河五百生前不奈何知早

今日事悔不落不昧商量也頑涎依前撞入

葛藤窠纏腰阿呵呵堪悲會也麼按牛頭若

是你灑灑落落如蟲不妨我哆哆和和偶尔

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拍拍手其間唱哩囉末細

束將

師云立修證分因果一尺水一丈波墮在五

生野狐精魅積翠庵下二僧縱有逸群之辯點



將來未免撞入葛藤窠裏天童此句有兩字  
忍何不道依前撞入野狐窠阿呵呵此頌明  
百丈悟處露自己骨襟道會也麼但問天童會  
也未若是你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幸有  
一陰地何勞不為人哆哆和和嬰兒言語不真  
貌又法華釋籤云多路學行之相嚶和習語之  
聲涅槃經有病行嬰兒行有本云婆婆和和石  
室善道禪師云涅槃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哆

哆和和時喻學道人離分別取捨心與下神歌  
社舞皆一意也且道是何曲調萬籟有心聞不  
得孤巖無耳却知音

示衆云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  
碎嚴行正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人平不語南

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誰敢衆無對待

雨淋泉斬却猫兒為兩段抽刀不泉復舉前

從容錄

詰問趙州

再來不直半文

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

好與一刀兩段

泉云子若在恰救得猫兒

心斜不覺口喎

師云法雲圓通秀禪師見二僧並立說話將拄杖到連卓數下云一片業地何況兩堂衆首因猫致諍南泉也不與解勸亦不與懲罰本色道人以本分事為人遂提起猫兒云道得即不斬正當恁麼時盡十方界有情無情一齊向南泉手中乞命當時有箇出來展開兩手不然攔脅

抱住云却勞和尚神用縱南泉別行正令敢保救得猫兒這一窟死老鼠既無些子氣息南泉已展不縮盡令而行遼朝啟上人作鏡心錄訶南泉輩殺生造罪文首座作無盡燈辨悞救云古本以手作虛斫勢豈直一刀兩段鮮血淋漓扒這兩箇批判古人文公罪重啟公罪輕南泉依舊水牯牛隊裡搖頭擺尾不見佛日禪師與衆茶座次見猫来袖中擲鵲鵲與之猫接得便



去日云俊哉不可也是假作虛用南泉自念曲  
高和寡舉前話問趙州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  
出果然敲唱俱行節拍成就泉云子若在恰救  
得猫兒這些子用處雖難會却易見你但向拈  
是舉筋處覷破便見斬猫兒戴草鞋更無兩樣  
不然更看天童別作甚麼伎倆頌云

兩堂雲水盡紛拏有理不  
在高聲王老師能驗正邪  
明鏡當臺  
揚來斯鑑利刀斬斷俱亡像消得龍王  
多少風千古

令人愛作家

有一人不肯

此道未喪

死猫兒頭知

音可嘉

不道無

鑿山透海兮唯尊大禹

浪功不

鍊石補天

獨賢女媧

關一

趙州老有生涯

信手拈來

草鞋頭戴較些些

且信

異中來也

還明鑒

衲子

箇真金不混沙

是真

師云兩堂雲水盡紛拏至今不曾定交若非天

童會南泉例驗出端倪往往邪正不分邪正分

明時如何判斷便好利劍斬斷一坑埋却非但

勦絕一期不了公案亦使千古之下風清寰宇  
南泉當時師勝資強見衆無語却舉似趙州表  
顯衆中有人趙州脫草鞋頭上戴出果然此道  
未喪知音可嘉孔子云天將未喪斯文也看他  
師資道合唱拍相隨無以為喻謚法泉源流通  
曰禹又受禪成功曰禹尚書禹貢導河積石至  
於龍門淮南子共工氏兵強兇暴而與堯帝爭  
功力窮觸不周山而死天柱為之折女媧鍊五

色石補天列子陰陽失度名缺鍊五常之精名  
補雲蓋本拈洞山掇却泰首座果棹話云洞山  
雖有打破虛空底鉗鉗要且無補綴底針線南  
泉如大禹鑿山透海顯出神用趙州如女媧鍊  
石補天圓却話頭萬松道趙州十八上解破家  
散宅不知有多少生涯草鞋頭戴較些些咄咄  
沒去處作這箇去就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只  
是破草鞋南泉平高就下道子若在恰救得猫



兒翠巖芝云大小趙州只可自救放過一著天  
童道異中來也還明鑒只箇真金不混沙只能  
順水推舡不解逆風把柁而今你這一隊上來  
猶又無爭甚徇以拄杖趣下

示衆云有收有放干木隨身能殺能活權衡在  
手塵勞魔外盡付指呼大地山河皆成戲具且  
道是甚麼境界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

傍城庄家  
夾道兒

凡有僧問

臺山路向什麼處去

一生行脚去  
處也不知

婆云薦直

去

未當  
好心僧纔行

著賊也  
不知

婆云好箇阿師又恁

麼去也

你早  
候白

僧舉似趙州

人平  
不語

州云待與勘

過

水平  
不流

州亦如前問

臨虎  
之機

至來日上堂云戒

為汝勘破婆子了也

戒更  
候黑

師云臺山路上婆子慣隨無著出寺入寺飽叅  
文殊前三後三凡見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  
便當陽指出長安大道云薦直去其僧不作疑

阻便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這婆子也  
鉤錘在手從來觸悞多少賢良這僧旣不奈伊  
何拈來舉似趙州州云待與勘過疑殺天下人  
這老漢老不歇心圖箇甚麼也要定箇宗眼州  
依前恁麼問婆依前恁麼荅有底便話作兩橛  
前段點這僧扶婆子後段點婆子扶趙州唯玄  
覺云前僧也恁麼問荅後來趙州也恁麼問荅  
且道甚處是勘破處萬松道勘破了也又云非

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萬松道非但累  
及玄覺亦乃累及萬松瑯琊云大小趙州去這  
婆子手裡喪身失命雖然如是錯會者多萬松  
道切忌以己方人瀉山詰云天下衲僧只知問  
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  
顯汗馬功高雖然須假天童歌揚始得頌云

年老成精不謬傳

切忌魔魅  
人家男女

趙州古佛嗣南

泉

鎮州瑞助  
出大羅

枯龜喪命因圖象

靈鬼靈神  
遭遭羅網

良



馬追風累纏牽

驟風驟雨不免羈韁

勘破了老婆禪

幾箇

男兒是丈夫

說向人前不直錢

不知根不聖

師云鬼魅以妖通成精呪藥以依通成精天龍以報通成精賢聖以神通成精佛祖以道通成精南泉趙州乃佛祖向上人那堪年老所以道年老成精也趙州古佛嗣南泉馬祖道經入藏禪歸海唯有南泉獨超物外趙州以長沙為友以南泉為師故勘辨中非得失勝負之可品格

天下謂之趙州閑也不妨難過雖然仲尼有言神龜能現夢於元君而不能免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莊子云宋元君夢人被髮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覺占之神龜也漁者果有余且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欲活之卜之曰然龜以卜吉及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乃其事也

洛浦曰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如龜負圖有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周穆王八駿有乘雲而越行越飛鳥者故曰良馬追風也此頌婆子能勘僧而不免趙州勘破趙州雖能勘婆而不免瑯琊點檢叅禪謂之金屎法不會如金勘破如屎所以道說向人前不直錢汝但離却得失勝負情量自然平欺婆子下視趙州若到萬松門下不得點骨檐

板

示衆云無身人患疾無手人合藥無口人服食無受人安樂且道膏肓之疾如何調理

舉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

還覺口乾舌縮

麼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

白日見鬼

透

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

不透脫

那是結角那堪喉閉

又法身亦有兩般病

根不單行

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



還是一

不唯邪祟更有家親

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

養病

輒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醫博未離

門又早  
癩病發

師云越州乾峰和尚法嗣洞山悟本雲門遍叅  
魯見師與曹山疎山此則公案先有來源乾峰  
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  
更須知有向上一竅雲門出衆云只如庵內人  
為甚不知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

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  
悉峰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門云喏喏乾峯  
道法身有三種病雲門道法身有兩種病萬松  
行脚時諸方商量道未到走作已到住著透脫  
無依是三種病今言二種少未到走作後二種  
病顯然大同佛眼和尚道騎驢覓驢是一騎驢  
了不肯下亦是病乃前二病少後一種師家一  
期應病施方各垂方便其二種光與光不透脫

有兩般病無別且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  
者洞山道分明覲面別無真爭奈迷頭還認影  
若具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方得少分相  
應又道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  
亦是光不透脫瀉山所謂無一法可當情見猶  
在境楞嚴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  
猶為法塵分別影事南院顓道我當時如燈影  
裏行相似所以道亦是光不透脫洞上宗風靜

沉死水動落今時名二種病你但出不隨應入  
不居空外不尋枝內不住定自然三病二光一  
時透脫然後透脫不透脫拈放一邊子細點檢  
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如何得安樂去更請  
天童診候頌云

森羅萬象許崢嶸

聽佗何碍汝識得不為寬

透脫無方礙

眼睛

悶捧著

掃彼門庭誰有力

拂迹成痕隱

人曾次自成情

心疑生暗鬼

船橫野渡涵秋碧水



微密錄

却棹入蘆花照雪明

住岸却人

串錦老漁懷就

市

著本圖利

飄飄一葉浪頭行

得妙

師舉法句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一即萬萬即一即此物非他物一任崢嶸磊落荒田不揀草淨地却迷人直饒透脫無方正是礙眼晴處圓覺經道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洞山道靈苗瑞草野父愁耘何必掃彼門庭空一切法雲門道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不是教你除

幻境滅幻心別覓透脫處三祖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與圓覺經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便見作止任滅如金剛與泥人揩背也又道隱人宵次自成情此頌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正是圓覺存我覺我潛續如命細四相病故普覺云大悲世尊快說禪病舡橫野渡涵秋碧此頌得到法身纜舡於澄源湛水踈山以法身為枯椿此真繫驢橛也直待撥轉舡子

未免棹入蘆花照雪明處到此清光照眼似迷  
家明白轉身還墮位此頌直饒透得放過即不  
可到此雲門道盡天童頌徹也然後要見雲門  
意旨天童眼目這裏便是計利害處如何是雲  
門意旨不見道子細點檢將來有什麼氣息亦  
是病雲門但指其病不說治法如何是天童眼  
目述雲門治方云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  
浪頭行雲門大意在入鄞垂手不避風波可謂

自病既除復慙佗疾淨名之心也還知麼病多  
諳藥性得效敢傳方

示衆云才士筆耕辯士舌耕我衲僧家慵着露  
地白牛不顧無根瑞草如何度日

舉地藏問脩山主甚處來

道不知來處得麼

脩云南

方來

好與下載

地藏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

行說話脩

云商量浩浩地

低聲

地藏云爭如我這裏種田博

飯喫

少賣弄

脩云爭奈三界何

猶有這箇在

藏云你



後集

卷八

喚甚麼作三界

南方猶可  
北方更勝

師云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漳州牧王公於閩城西石山建地藏院請師住逾紀遷漳州羅漢故師又名地藏脩山主法眼悟空進山主結友之湖外至漳州阻雨雪溪漲寓城西地藏院圍爐視地藏若無人藏欲驗之亦附火乃曰有事相借問得否脩曰有事請問藏曰山河大地與諸尚座是同是別脩曰是別藏豎兩指脩急曰

是同是同藏亦豎兩指起去法眼曰院主豎兩指其意如何脩曰亂與眼曰不得麁心欺他脩曰鼠口豈有象牙次日辭行前至宿處眼曰兄輩前去吾依地藏或有長處無則復來相尋眼既久叅脩等三人亦至地藏遂問南方佛法近日如何當時只好道與此方常日一般却云商量浩浩地自領出頭也不知藏云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當時便好道恁麼則非但南方也

更道爭奈三界何帶累他南方禪客俗氣也不  
除藏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道你喚甚麼作  
三界不如只道箇老僧種田事忙免得天童一  
狀領過頌云

宗說般般盡強為

今日不著便

流傳耳口便支離

衆僧種田博飯家常事

別有不可不是飽叅人不

知要知叅飽明知無所求

更須請益天童一遍

子房終

不貴封侯

也是靈龜曳尾

忘機歸去同魚鳥隨流得妙濯

足滄浪煙水秋

受用不盡

師云清涼道宗通自脩行說通示未悟本出楞  
伽經佛告大慧有二種通宗通者為緣自得勝  
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緣自覺趣  
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  
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如應  
說法是名說通相講徒云說通宗不通如日被  
雲籠宗通說不通如蛇入竹筒宗通說亦通如



日處虛空宗說俱不通如犬吠茅叢既分宗說  
已是兩岐那堪禪分五派教列三乘箇中一亦  
不立皆強為也何況出口入耳請益拈頌葛藤  
引蔓過新羅輦縣茶瓶湯不絕非但南方商量  
浩浩地若是道火不燒口底人辯似懸河元無  
一字種田博飯雖是家常其奈不是飽叅不知  
其趣古人深山裏鑷頭邊折脚鐺中煮脫粟飯  
富不過知足一世不求人貴不過清閑何須印

如斗所以道叅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  
侯史記漢六年封功臣或謂張良未嘗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  
功也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下邳與上會  
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用臣計而幸時中臣願封  
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此頌不必開堂演法數  
南方也離騷經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乃猿鶴

共處魚鳥同游且道是甚麼人本色檐板漢

示衆云一向為人不知有已直須盡法不管魚

民須是拗折木枕惡手脚臨行之際合作麼生

舉臨際將示滅囑三聖先婆臨死三迴別吾遷化後

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著甚死急聖云爭敢滅却

和尚正法眼藏伴小心際云忽有人問汝作

麼生對虎口裏聖便喝當機不讓父際云誰知吾

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師云臨際囑三聖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此與

興化謂克賓維那汝不久為唱道之師罰饅飯

出院機用一般其實此事千佛出世不增千聖

入滅不減豈一三聖能興滅哉古人臨終顯發

此事亦表衆中有人果然三聖出云爭敢滅却

和尚正法眼藏如人被罵不甘者承頭當時便

與本分草料正法眼藏未到滅却却道忽有人

問汝作麼生對當斷不斷返招其亂聖便喝上



御密錄

代下世門裏出身耳聾三日以來不似而今這  
喝際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當  
時臨際門風自有正令可惜放過不知天童如  
何判斷頌云

信衣半夜付盧能

賊兒

賊智攪攪黃梅七百僧

梁上

不臨際一枝正法眼

半明半暗

瞎驢滅却得

人憎

口

心心相印

取私

祖祖傳燈

鑿壁偷光

夷

平海嶽

拳倒

黃鶴樓

變

化

鵬鵬

翻手是雲

只

是雲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箇名言難北擬

猶嫌

少在

大都

手段

解

翻騰

正法

眼藏

眼藏

眼藏

眼藏

眼藏

眼藏

眼藏

眼藏

眼藏

在

師云黃梅密付二十年南北紛爭臨際明傳至  
今有人不薦這般手段直得鯢鵬變化海嶽夷  
平大瀉秀云古者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藏却  
向瞎驢邊滅却臨際行計速速三聖又却忽忽  
因斯父子情忘遂使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還  
應過別山本錄三聖便禮拜未當好心臨際乃

付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  
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偈畢儼然而  
逝此公案天童拈到恰好處便休三聖禮拜臨  
際說偈大有放過輕捨處還有與古人出氣底  
麼險  
示衆云探竿在手影草隨身有時鐵裏綿團有  
時錦包特石以剛決柔則故是逢強即弱事如  
何

舉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

在你身裏

山云作麼作麼迅雷不廓云勅點飛

龍馬跛豔出頭來

家富兒嬌

山便休去饒人不來

日山谷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背一下

上竿

頭廓云這老漢方始瞥地

震車同轍山又休去

虎尾一時收

師云德山尋常敲風打雨呵佛罵祖這僧過犯  
彌天為甚却放過殊不知撲牛不用索殺人



用刀幾曾放過來老黃龍道德山持觥作啞雖  
然暗得便宜廓公掩耳偷鈴爭奈傍觀者醜萬  
松道豈止偷鈴如九重淵底驪龍領下抉珠正  
值龍睡若覺時必為薤粉大瀉詰云若不登龍  
門焉知滄海寬直饒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  
萬松道織鱗片甲不足為怪佛果道德山直是  
惡手脚見這僧不是受鉗鎚底人所以便休去  
萬松道古人遇物臨機各有方便山謂巖頭曰

你已後向老僧頭上厠去在巖頭後來果謂大  
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古人抑揚縱奪豈得失勝  
負可拘黃龍大瀉只舉大綱更看天童頌出深  
細頌云

覲面來時作者知

昧者不覺

可中石火電光遲已過

新輸機謀主有深意

埋兵掉闢

欺敵兵家無遠思

虜處發必中

慣得其便

更謾誰并捉獲腦後見腮兮

人難觸犯

曾經蛇咬

眉底著眼兮渠得便宜佯打不知

從名錄 卷上  
師云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大似當面蹉過  
德山道作麼作麼德山影草藏身拈出曜眼鏡  
昔七賢女游屍多林一女云屍在這裏人在什  
麼處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女相顧悉皆悟道感  
得天帝散花供養德山用此一機借路經過決  
不得恁麼會所以道可中石火電光遲德山豈  
不知侍者放伊不過下媒求鵲著本圖利果然  
出他殼中不得忽有人問萬松甚麼處去也攔

腮掌云在這裏直教飛龍跛驚縮項攢蹄侍者  
德山亡鋒結舌還識德山老漢麼少年曾決龍  
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

示衆云未語先知謂之默論不明自顯謂之暗  
機三門前合掌兩廊下行道有箇意度中庭上  
作舞後門外搖頭又作麼生

舉瀉山問仰山甚處來

不是不知來處

仰云田中來

你為甚落草

山云田中多少人

只父子兩箇

仰挿下鉞



子义手而立

較危

山云南山大有人刈茆

打

鵜

仰拈鋤子便行

太速

師云師資合道父子投機瀉仰家風千古龜鑑  
瀉山問仰山甚處來瀉山豈不知仰山田中來  
垂此一問要與仰山相見仰山不負來問只道  
箇田中來且道還有佛法道理也無瀉山深入  
虎穴更問田中多少人仰山插鋤子义手而立  
便衲僧相見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便與踏倒鋤

子萬松道恐俊不禁投子青禪師頌云瀉山問  
處少知音插地酬他佛祖沉踏倒玄沙傍不肯  
免教蒼翠帶春深萬松道草枯鷹眼疾南嶽法  
輪平禪師頌云狹路相逢避不及挿下鋤時义  
手立過得橋來畔上行始覺渾身泥水濕萬松  
道不堪迴首月明中二老宿頌處只有千尺寒  
松更看天童放出抽條石笋頌云

老覺情多念子孫

婆心

而今慚愧起家門

十三

年不少  
益錯

是須記取南山語貴人多忘鏤骨銘肌共

報恩恨心  
不捨

師云此頌如韓文毛穎傳理事雙彰真俗並舉  
一往觀來瀉山為老覺仰山以下為子孫就裏  
即不然僧問長沙岑大蟲本來人還成佛否山  
云你道大唐天子還割茅刈草否是知刈茆乃  
臣子邊事而今慚愧起家門千年無影樹今時  
沒底靴住持千嶂月衣鉢一溪雲皆是得力兒

孫紹承家業是知君臣父子非特曹洞創立瀉  
仰父子已行此令若不是瀉山點破一向光影  
門頭弄粥飯氣驢前馬後以當平生甚為可惜  
所以天童教記取南山刈茆一轉語鏤骨銘肌  
報恩不盡法燈云野老負薪歸催婦連宵織看  
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問渠渠不知特地生疑  
感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德知有後如何斷臂  
不覺痛立雪不敢倦所以萬松老來住報恩院



示衆云指鹿爲馬握土成金舌上起風雷眉間藏血丹坐觀成敗立驗死生且道是何三昧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

卓然而立

有可照禪

敬云是是且信谷又到南泉

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來朝更獻楚王看

泉云不是不是

也且信

谷云章敬道是和尚

爲什麼道不是

棺木裏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

不是

雪上加霜

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殺人須見血

師云昔日仰山到中邑謝戒邑於禪牀上拍手

云阿唧阿唧仰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復向中心

立然後謝戒邑云甚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溪

脫印子學來邑云汝道曹溪三昧接甚麼人仰

云接一宿覺仰復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邑云

馬大師處得此三昧蒲州麻谷寶徹禪師恰如

永嘉初見六祖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

一下卓然而立也如曹溪脫印子學來此名三

昧王三昧一切三昧皆從此生章敬道是是萬松道有何不可勝默光和尚道是無可是非無真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臬鷄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驚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萬松道多愁早老麻谷要與諸方勘同麻谷又曾到忠國師處遶禪牀三匝振錫而立國師云既能如是何用更見貧道谷又振錫國師云這野狐精出去看他賓主相見有照有用有首有尾良

由熟處難忘慣得其便又到南泉遶牀振錫依前而立南泉却道不是不是便似曾與章敬厮計會來大瀉喆云章敬道是落在麻谷殼中南泉道不是亦落在麻谷殼中大瀉即不然忽有人持錫遶禪牀三匝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萬松道不可口行人事便打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不妨疑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見機而作臨險推人



圓通善國師道麻谷即是南泉不是此語正如  
鄧峰永庵主問僧審竒汝久不見何所為竒曰  
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曰試舉似我竒因  
叙其所得永曰汝非永不非也竒走質於積翠南禪  
師南亦大笑永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叅殺活機  
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  
老古錐覺範云觀其語言想見當時法喜遊戲

之逸韻萬松道麻谷章敬南泉此興亦不淺若  
聞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更是好笑這王老  
師不唯把定乾坤兼有出身之路保寧勇和尚  
頌云顏色規模恰似真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  
入火重烹鍊到了終歸是假銀麻谷到此瓦解  
冰消若要冰河發焰鐵樹花開須得天童別下  
一轉語頌云

是與不是

細腰鼓子  
兩頭打

好看棧櫓

刺頭在裏  
許了也

似

抑似揚

手擡手揀

難兄難弟

頭高頭低

縱也彼既臨時

翻手奪也

我何特地

覆手是雨

金錫一振太孤標

脫塵繩牀

三逸閑游戲

因行掉臂

叢林擾擾是非

生矮子想像

髑髏前見鬼

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師云此箇公案全在是與不是處時人盡道麻谷被章敬南泉調弄唯大瀉詰道章敬道是也落在麻谷殼中南泉道不是亦落在麻谷殼中如金剛寶處於日中光色無定天童道好看棧

積且麻谷落棧積南泉落棧積似抑似揚難兄

難弟天童道一往觀來似抑似揚點檢將來難

兄難弟東漢陳元方子長文即陳群也與季方

子孝光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决咨於太丘太

丘即陳寔元方季方父也太丘曰元方難為兄

季方難為弟此謂章敬左眼半斤南泉右眼八

兩金錫一振太孤標永嘉證道經亦云不是標

形虛事治如來寶杖親蹤跡雪竇道古策風高



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錫杖經云十二環者  
用念十二因緣修行十二門禪十二緣易知十  
二門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古策風高即太孤  
標也六祖亦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  
大德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天童意道不是標形  
亦非我慢繩牀三邊開游戲章敬道是南泉道  
不是叢林擾擾是非裏走作若無把定乾坤眼  
盡是髑髏前見鬼不見僧問九峰如何是把定

乾坤眼峯云乾坤在裏許僧云乾坤眼何在峯  
云正是乾坤眼僧云適來為什麼道乾坤在裏  
許峰云若不恁麼髑髏前見鬼無數萬松這裏  
有箇禁師卓拄杖一下云急急如律令

示衆云一雙孤鴈博地高飛一對鴛鴦池邊獨  
立箭鋒相拄則且致鋸解秤錘時如何

舉法眼問脩山主毫厘有差天地懸隔汝作

麼生會

誰敢動著

脩云毫厘有差天地懸隔

開百草有

甚麼難

眼云恁麼又爭得

鐵山橫在路

脩云某甲只

如此和尚又如何

扳轉

眼云毫厘有差天地

懸隔

將謂

脩便禮拜

將錯就錯

師云脩山主與法眼同叅地藏深得傍叅切磋之力這箇公案如折倒則監院悟頭一般金陵報恩玄則禪師法眼問曾見什麼人來恩云見青峰和尚眼云有什麼言句恩云某甲曾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丙丁童子來求火眼云上

座作麼生會恩云丙丁屬火將火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云與麼會又爭得恩云某甲只如此未知和尚尊意如何眼云你問我我與你道恩云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恩於言下頓悟法眼鉤錘在手去則印住住則印破打破則監院情關抽開脩山主識鑠三祖信心銘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不憎愛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懸隔法眼將此問脩山主作



箇敲門瓦子今時問著一千箇一千箇作道理  
會不然一向打在無事界裏是他不落尋思只  
道箇毫厘有差天地懸隔也大難有蘊藉法眼  
方後不許道恁麼又爭得此所以為法眼一派  
之源也萬松到此常令學人分身兩下看前段  
脩山主恁麼道為甚不許後段法眼却為甚恁  
麼道其間脩山主道某甲只如此和尚又如何  
望箇斬新日月別作生涯是他不蹉一絲依前

只道箇毫厘有差天地懸隔東禪齊云山主恁  
麼祇對為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只恁  
麼道便得去且道誦訛在什麼處若看得透道  
上座有來由萬松道恁麼又爭得所以道只是  
舊時行底路逢人說著便誦訛脩便禮拜得即  
得情理難容五祖戒代法眼劈脊便打萬松道  
果然有本出法眼語云山主徹也萬松道弄泥  
團漢二俱不了萬松當時見法眼道恁麼又爭

得向道久聞和尚有此機要不然擺手便行管  
取一時坐斷待伊不信試問天童頌云

秤頭蠅坐便欹傾

護他一星不過

萬世權衡照不平

斗滿秤

斤兩鎰鉢見端的

莫錯

終歸輸我定

盤星

領取鉤頭意

師云天童破題一句便領毫厘有差天地懸隔  
廬山遠公云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  
動境狀此續山勢三祖道箇嫌字先自憎愛了

也却道但不憎愛洞然明白諸人退步就已子  
細點檢着梵語三摩地此云等持不沉不掉平  
等任持也此可以為萬世權衡照不平者也尚  
書治要圖說秤有三義準者繫也衡者平也權  
者錘也楞嚴經云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  
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  
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到此正  
恁麼時不須嫌揀擇離憎愛尚無毫厘之差豈



有雲泥之隔斤兩鎰銖者八銖為鎰三鎰為兩  
十六兩為斤是他權衡在手底人你将一斤來  
我也一移教平将一兩來也一移教平稍似鎰  
銖增減便欹傾也諸方道領取鉤頭意莫認定  
盤星蓋定盤星上本無斤兩又如北辰鎮居其  
所鉤頭加減計在臨時萬松道有心而平未若  
無心而不平所以無星秤上饒人賣雙陸盤中  
信彩贏還會法眼道山主徹也麼秤錘移到徹

梢頭忽然拶落翻斤斗

示衆云水上葫蘆按著便轉日中寶石色無定  
形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知沒量大入語  
脉裏轉却還有免得底麼

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棚街

趙州云

有

也不

僧云既有為甚麼却撞入這箇皮袋

曾添 一款便招州云為他知而故犯

且莫招承不是道你又

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一母 州曰無不也

曾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却

無

慈狗赴

州云為伊有業識在

右具如前  
據款結案

師云若道狗子佛性端的是有後來却道無端  
的是無前來却道有若道道有道無且是一期  
應機拶著說出各有道理所以道明眼漢沒窠  
臼這僧問處要廣見聞不依本分趙州道有以  
毒去毒以病醫病這僧又道既有為甚撞入這  
皮袋不知自己生入狗腹中了也州云為他知

而故犯一槌兩當快便難逢這僧將謂依因判  
果若恁麼會作座主奴也未得後來有僧再問  
便却道無是他得底人道有也有出身處道無  
也有出身處這僧依文按本道一切衆生皆有  
佛性狗子為什麼却無似這一拶敢道撥天關  
底手轉身無路是他款款道箇為伊有業識在  
你且道這僧皮下還有血麼天童不免向赤肉  
癩上更著艾焦頌云



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打做一團直釣元

求負命魚這僧今逐氣尋香雲水客穿却鼻

知嘈嘈雜日合死作分踈競齧枯骨平展演沒曉

斷大鋪舒材高莫怪儂家不慎初一言出口

指點瑕疵還奪壁白拈秦王不識蘭相如馬難追

過驢

師云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兩段不同一併

拈出正如雪竇道二有多種二無兩般天童要

與趙州相見故如是頌應天真道直釣釣獐龍

曲鉤釣蝦蟇後來逐氣尋香如獵犬相似嘈雜

分踈枯骨上有甚汁趙州雖大開鋪席要且只

是平展商量天童與趙州解腕莫怪儂家不慎

初歸宗問秀才業何經史才云會二十四家書

體宗向空中一點云會麼才云不會宗云又道

會二十四家書體永字八法也不識刺史李渤

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宗亦豎拳云會麼李云不會宗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萬松道翻身師子大家看不唯狗子佛性道有道無只這知而故犯業識性在大聯顧前時後慎初護末史記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以十五城易之藺相如奉璧入秦王喜傳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王無割城之意乃前曰璧有瑕請示之王授璧相如因持起立倚柱髮上衝冠曰趙王齋戒五日

使臣奉璧送書於庭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見王禮節甚倨得璧傳示美人似戲弄臣無割城意故臣復取璧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王辭謝按圖割城亦齋五日相如使從者衣褐懷璧徑道歸趙趙州先縱後奪有相如手段天童別曾有頌云趙州道有趙州道無狗子佛性天下分踈面赤不如語直心真必定言麁七百甲子老禪伯驢糞逢人換眼珠趙州心真



語直便是直釣元求負命魚周文王出獵見姜  
子牙磻溪之谷去水三尺直鉤釣魚王異之曰  
直鉤如何得魚子牙曰但求負命之魚驢糞逢  
人換眼珠此如相如奪璧也佛鑑拈出樵子數  
珠云諸人還見麼良久云此是老僧來京師換  
得底諸人各自歸堂摸索看佛鑑用樵子趙州  
用驢糞萬松旣無用處不曾移換諸人若信得  
及依舊眼在眉毛下

示衆云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拔釘楔為  
甚有時也開門掇出膠盆當路鑿成陷穽試揀  
辨看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

言清行濁漢

門云須彌山

險

師云圓通善國師道此箇公案諸方商量或云  
纔恁麼問早是起念過如須彌或云如須彌山  
八風吹不動千古鎮常安或云為人難透如須

彌山如此商量要且未會雲門意在若是桶子  
底脫紅絲線斷方知總不恁麼不見道三句明  
一句一句明三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佛  
果道雲門答話多惹人識情萬松道以識情遣  
識情非大手段為人不能構副此須彌山天不  
能蓋地不能載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唯金剛眼  
睛一覷覷透便見七穿八穴直得碎如微塵然  
後却向眉毛眼睫上孤迥迥峭巍巍白雲端禪

師頌云須彌山兮塞宇宙千手大悲看不透除  
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萬松道仰面  
獨揚眉迴頭自拍手其山冥和尚頌云無事投  
人覓罪名即時擒下喪全身未招情款驅驅者  
門外知他多少人唯有天童不在此限頌云

不起一念須彌山

便一句

韶陽法施意非慳

天童

也不肯來

兩手相分付

只恐你承當不下

擬去千尋

不可攀

徒勞

滄海濶

无边天浴日

白雲閑

伴鶴隨風



得自

莫將毫髮著其間

已太多生

假鷄聲韻難謾

我真不掩偽

未肯模胡放過關

西天令嚴

師云你問我不起一念有過無過我便撥出一  
坐須彌山在你面前相似其法施之利固非慳  
恡永嘉道大施門開無壅塞非但今日也梵語  
須彌此云妙高四寶所成曰妙獨出衆峰曰高  
四天下山中須彌最為第一你若自肯我便兩  
手分付古詩道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其實

此事常顯露如須彌山峽岨崢嶸誰能蓋覆未  
分付時你豈無分分付與你豈是新得不見長  
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天童  
頌到這裏大有含蓄功夫你若擬議不來千里  
萬里仰望不及璩源道此事如崖積石裂壁立  
千仞不可攀攬其實你亦不曾離我亦不曾奪  
此與上句迷悟相反對偶分明教中說須彌山  
入水八萬瑜繕那出水八萬瑜繕那非娑竭海

不能涵容山既古今不動雲亦出沒常閑洞山  
道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  
總不知天童餘才頌須彌山如海闊雲閑曲盡  
奇妙這裏容得一念起滅麼所以道滄海濶白  
雲閑莫將毫髮著其間此又與雪竇道眼裡著  
沙不得同叅若論韶陽不慳法施却又眼裏著  
得須彌山也此須彌山頌中築著磕著血脉貫  
通拍拍是令非妄生穿鑿增長識情也其實不

起一念底人豈可更問有過無過直饒常在不  
起一念處點檢將來堪作什麼所以道假鷄聲  
韻難謾我未肯模胡放過關孟嘗君入秦為相  
人或說王孟嘗君賢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  
而後秦秦其危矣王囚君欲殺君因幸姬求解  
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裘已獻王下客能  
為狗盜者取裘獻姬君得出夜半至函谷關關  
法鷄鳴而出客下客馮諼善為鷄鳴群鷄皆鳴



俗名

云

卷

君脫秦難師拈拄杖云萬松今日把關也有數  
鷄鳴者出來復靠却拄杖云放過一著  
示衆云入理深談嘲三擺四長安大道七縱八  
橫忽然開口說破舉步踏著便可高掛鉢囊拗  
折拄杖且道誰是其人

舉地藏問法眼上座何往

羅織人作麼

眼云迤邐

行脚

索草鞋去也

藏云行脚事作麼生

果然放不過眼

云不知

何不早恁麼道

藏云不知最親切

就身打劫眼豁

然大悟

險費盤纏

師云楊無為問芙蓉楷和尚相別幾年蓉云七  
年公云學道來叅禪來蓉云不打這鼓笛公云  
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蓉云相別未久  
善能高鑒公大笑南泉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  
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今人見道不知最親切  
更是法眼悟頭便一向不知不會只這是也殊  
不知古人一句子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既不知

從容錄

卷上

七

最親切荷澤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作麼生  
你但是則總是莫坐在是處不是總不是莫坐  
在不是處兼通五位正偏豈可死在句下只這  
法眼悟處也是偶尔成文柏山大隱和尚道因  
禍致福也在地藏接人手段鉤在不疑之地薦  
下一釣法眼猛省元來却在這裏磁州老師道  
你但行裏坐裏心念未起時猛提起覷見即便  
見不見且却拈放一邊恁麼做功夫休歇也不

礙參學參學也不礙休歇授子青和尚道旣金  
龍失水妙翅急提地藏時節因緣絲毫無間天  
童筆端有舌更為重宣頌云

而今參飽似當時

吾猶昔人也

脫盡簾纖到不

知猶有這箇在

任短任長休剪綴

枉費工夫

隨高隨下

自平治

不勞心力

家門豐儉臨時用

關蓋不得

田地

優游信步移

要行即行

三十年前行脚事

沒可思量

分

明辜負一雙眉

依牆在眼上



師云宗鏡道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非悟所以道悟了還同未悟人地藏問時要知發足道理法眼答處亦非謙讓推辭地藏就便一提道不知最親切法眼大悟元來這不知却親切臨濟問洛浦甚處來浦云藥城來濟云有事相借問得否浦云某甲不會濟云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不得臨濟常用殺人刀亦有活人劒不似地藏殺人見血為人為徹這箇不知不會脫

體迥別直須脫盡簾纖方到不知不會處瀉山普請開田仰山問這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瀉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之仰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瀉然之聲公般若無知論曰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為無異哉所以道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自平治張無盡道萬般支準費工夫一切順隨成善巧只麼信口便道信手便用信脚

便行春月花開秋時葉落恁麼會得行甚驢脚  
所以玄沙不出巖保壽不渡河不出門知天下  
事覺範頌云一箇面如櫟子大眼耳鼻舌分疆  
界髑髏裡頭都不知聽汝外邊爭捏怪口問鼻  
曰飲食在我言語在我汝有何功在吾之上鼻  
曰五嶽之中中嶽居尊鼻復問眼汝何在上眼  
曰吾同日月寔有照鑒之功敢問眉有何功處  
於吾上眉曰我寔無功慚居上位儻容在下眼

在眉上着你看甚麼面孔是以寶月明禪師上堂  
云古者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且道在眉毛喚  
作什麼良久云憂則共感樂則同歡人皆知有  
用之用不知無用之大用且道賓頭盧尊者兩  
手撥眉意旨如何師撥眉云猫

示衆云脫迷悟絕聖凡雖無多事立主賓分貴  
賤別是一家量材授職即不無同氣連枝作麼  
生會



從容錄

卷二

七

舉雲巖掃地次

沙弥行童不得氣力

道吾云太區區生

埋兵挑關

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

可惜語作兩振

吾云恁

麼則有第二月也

豈止第二百千萬箇

巖提起掃帚云

這箇是第幾月

水晶官裏出頭來

吾便休去盡在不言中

玄沙云正是第二月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雲門云奴見

婢殷勤

隨邪撲簸箕

師云道吾屈折雲巖如佛果激勵佛鑑所謂不憤不啟不排不發是他雲巖掃地道吾閑點檢

他雲巖道須知有不區區者好諸仁者你喫飯

煎茶把針掃地時識取箇不區區底便得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洞上謂之兼帶去時中自不虛

過道吾便見破綻道恁麼則有第二月也雪竇

別云洎合放過二老人恐人離却色身別立法身忠國師謂南方禪客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客曰如何

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

從容錄

卷二

七

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  
滅半不生滅到這裏須知有箇轉身就父底時  
節巖遂豎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此語本出  
首楞嚴經經云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  
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道吾便休  
去有本云道吾拂袖便行萬松道勘破了也且  
道是雲巖勘破道吾道吾勘破雲巖明眼底試  
點檢看玄沙云正是第二月此老子口裏有雌

黃舌上有利劍長慶云被他倒轉掃帚攔面撼  
又作麼生沙休去羅山云噫兩箇老漢不識好  
惡雲巖箇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萬松道德  
山門下不道不得洞山門下要且未在雪峰行  
脚時三到投子九上洞山一日淘米次洞山問  
淘砂去米淘米去砂峰云砂米一時去山云大  
衆喫箇什麼峰乃覆却盆山云得即得須見別  
人始得後果嗣德山玄沙長慶嗣雪峯羅山嗣



巖頭皆出德山門下故一抑一揚言逆意順而  
今雲門洞上兩派齊行豈有優劣者哉雲門云  
奴見婢殷勤保福云雲巖大似泥裏推車步步  
區區二老宿亦嗣雪峰自然言氣相合意謂雲  
巖不能用掃帚搥打斷葛藤殊不知爛泥中有  
刺萬松披玩拈提未遍不覺失笑云雲巖道吾  
發明洞上機緣這一隊老漢衆口銷金無一人  
為渠雪屈賴有天童拔劍相助頌云

借來聊尔了門頭

當處發生

得用隨宜即便休

隨處

盡

象骨巖前弄蛇手

欲道他人

兒時做處老知羞

先治自己

師云若論此事如石火電光雲巖提起示人長  
慶攔面便搥用處雖殊同歸變滅洞上所以貴  
迴機轉位也雪峰有象骨巖雪峰曾示衆云南  
山有一條鼈皁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雲門以  
拄杖攏向面前作怕勢此豈不是奴見婢殷勤

也雲巖掃地提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盡興  
從良變為得力兒孫了也雲門至今在籬簷下  
所以天童放伊不過道象骨巖前弄蛇手兒時  
做處老知羞勝默和尚道這箇頌子有搜人短  
處有為人長處此天童勝默默罰雲門萬松今  
日翻案去也不見天童頌弄蛇話褒獎雲門全  
機大用雲中不下為甚如此抑揚皆在我殺活  
更由誰

示衆云人將語探水將杖探撥草瞻風尋常用  
底忽然跳出箇焦尾大蟲又作麼生

舉巖頭到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這山便

喝

裂破

頭禮拜

未當

好山洞山聞云若不是豁公

大難承當

厚帶

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

却

著

我當時

一手擡

一手捺

我豈

師云德山尋常打風打雨一日巖頭展坐具德  
山以拄杖挑向堦下頭下堦收坐具便行次日



上德山侍立山云那裏學得這虛頭來頭云某甲終不敢自謾山云汝已後向老僧頭上脩去在父聞子健恨不殺身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此問諸方謂之跨門之機未必當初真跨門問來昔有外道手中藏活雀兒問世尊曰手中雀兒為活為死世尊以足跨門云汝道吾欲出欲入問是凡是聖真有此理昔日普化曾指聖僧問臨濟且道這箇是凡是聖濟便喝化云河陽新

婦子水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老賊化出僧堂云賊賊首山云這兩箇賊有箇正賊且道那箇是正賊代云劉盆子巖頭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便是與臨濟商榷勘同來相似頭禮拜亦與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一般雪竇道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勸絕洞山亦乃把定豁老此又與臨濟道這老賊同叅洞山聞舉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佛果著

語云傍人具眼又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萬松  
見處即不然佛果道洞山傍人雖具眼只見錐  
頭利萬松道佛果和尚雖具眼不見鑿頭方洞  
山故將承當賊誣巖頭要發明當初禮拜有權  
有實果然巖頭火到頭上急忙撲撒道洞山老  
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捺方始點燈  
喫飯兩家分明也不見保寧勇和尚頌云平川  
走兔放蒼鷹此頌跨門之問也一捺便啗雙眼

晴此頌德山喝巖頭拜毒手奪來人買去此頌  
洞山著價利奈何斤兩未分明正是萬松道底  
欲得斤兩分明麼其實佛果萬松不爭頭高頭  
低更看天童稱盤一上頌云

挫來機

風行草偃

總權柄

符到奉行

事有必行之威

佛手

遮不

國有不犯之令

誰敢當頭

賓尚奉而主驕

以下

風刺

君忌諫而臣佞

上以風化下

底意巖頭問德

山

雖然父子興師

一擡一捺看心行

未免干戈相待



師云此頌三人皆挫來機各總權柄唯巖頭德  
山有必行之威有不犯之令賓奉主驕在洞山  
巖頭君忌臣佞在巖頭德山末後兩句在洞山  
巖頭此箇榜樣諸方喚作揀話水中擇乳須是  
鵝王便見天童針線功夫巖頭知德山有必行  
威不犯令故不奪機且順情禮拜洞山知巖頭  
不受探拔不受點罰子承父業亦有必行威不  
犯令故鉤頭著餌道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豈

非尚奉主驕忌諫臣佞臨濟宗風喚作紅線套  
索碧玉穿坑陷虎之機埋兵掉閨諸方盡謂巖  
頭一擡一捺洞山錯下名言殊不知洞山一擡  
一捺更甚分明此非久參作者決難領略今時  
一等脫白沙彌見天童頌道一擡一捺看心行  
便道怪得禪家不肯為人說破元來都是心行  
故作機巧誑賺學人萬松道一分心行是一分  
慈悲不喫一交不學一便可謂果從花裏得甘

向苦中來巖頭擡捺洞山賺出洞山擡捺萬松  
說破忽有箇出來禮拜萬松却放過不打何也  
為伊皮下無血

示衆云達磨九年呼為壁觀神光三拜漏泄天  
機如何得掃蹤滅跡去

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

相見了也

南泉聞云我

尋常向他道空劫以前承當

自招不考

佛未出世

時會取

和尚會也未

尚不得一箇半箇

只為漏捨索

他

德麼驢年去

忙者不會

師云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凡見僧來便面壁  
自達磨九年之後無人再行此令且教諸方問  
佛問祖向上向下底大家識些痛痒南泉是他  
全叅見人針錐不動便與打傍通注破我尋常  
向他道空劫以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不得  
一箇半箇意似放開一線其實替他侍者傳法  
肯了也又道他德麼驢年去意似責他太孤峻



生其實賞他覲面分付不見道直饒說得十分  
爭似一迴親到所以靈山如畫月曹溪如指月  
爭似魯祖在水晶宮中廣寒殿裡披襟相見保  
福見南泉魯祖破綻問長慶道只如魯祖節文  
在什麼處被南泉恁麼道萬松道保福如何道  
節文二字來若非不萌枝上解辦春秋難置此  
問長慶對云退已讓人萬中無一萬松道古人  
得恁麼眼明玄覺云南泉為復是唱和語不肯

語萬松道半遮半掩謾渠一點不得翠巖芝云  
何勞如此萬松道已是起模畫樣了也又云若  
有僧來見箇什麼萬松道猶嫌少在復云知時  
好萬松道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又云我即  
不然未具胞胎不得會會得則打折你腰萬松  
道和尚棒教誰喫羅山云王老師當時若見背  
上與五火抄為伊解放不解收萬松道五更侵  
早起已有夜行人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

火抄萬松云惱亂春風卒未休雲居錫云羅山  
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萬松道共  
計十火抄又云若揀得出許尚座佛法有去處  
萬松道好與五大抄諸仁者你看南泉恁麼貶  
屈魯祖長慶却道正是退已讓人魯祖把斷閑  
津羅山却道解放不解收盡是魚前布網賊過  
張弓更看天童別作甚麼向當頌云

淡中有味

誰教你添  
鹽著醋

妙超情謂別日再  
商量

綿綿

若存亏象先

已落  
第二

兀兀如愚兮道貴

無人  
著價玉

雕文以喪淳

和尚  
手高

珠在淵而自媚

少賣  
弄

十分

爽氣兮清磨暑秋

體露  
金風

一片閑雲兮遠分天

水

好事  
多魔

師云昔徒單二駙馬赴南京任道過磁州大明  
入堂隨喜見僧面壁而坐駙馬曰一箇好淡漢  
詮大師曰淡中有味水性本淡加之以茶蜜甘  
苦生焉性亦恬憺泐之以迷悟則凡聖立焉雖



曰淡中有味斯乃無味之味其味恒然妙超情  
謂情字從心謂字從言到此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法眼道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道德經谷  
神不死章云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  
又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衲僧為言綿綿若  
存不可一向斷絕去也象帝之先者空劫以前  
佛未出世時也如愚道貴暗用雪竇道貴如愚  
頌云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

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此頌空生宴坐  
天帝雨花今魯祖不能省事惹得南泉玄沙一  
隊老漢點檢此正是玉雕文以喪淳不若他珠  
在淵而自媚晉書陸機崇文賦曰石蘊玉以山  
輝水懷珠而川媚石中蘊玉而為南泉輩琢開  
水中懷珠而為玄沙輩灑出幸自十分爽氣清  
磨暑秋剛為一片閑雲遠分天水萬松不曾面  
壁你這一隊來覓什麼節文自代云聽說天童

頌古

示衆云東海鯉魚南山鼈臯晉化驢鳴子湖犬  
吠不墮常塗不行異類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  
舉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臯蛇汝等諸  
人切須好看提起坐具云這箇不是倩來底長慶云今日堂  
中大有喪身失命聞風便颺僧舉似玄沙壘不過三  
沙云須是我稜兄始得狐朋狗黨然雖如是我即  
不恁麼別有一條長便請拈出僧云和尚作麼生毒蟲頭上

措沙云用南山作麼只者鼈臯猶爲分外雲門以拄杖  
攬向峯面前作怕勢何得自傷已命

師云南山鼈臯雖是死蛇象骨巖前解弄也活  
雪峰拈來示衆本要以毒去毒長慶只解順水  
推舡道今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若解逆風  
把柁雪峰須入涅槃堂始得玄沙聞舉云須是  
我稜兄始得這裏有些子誚訛若道玄沙許長  
慶爲甚麼却道我即不恁麼不唯順水推舡更



解逆風把柂這僧不顧危亡便問和尚作麼生  
玄沙只道箇用南山作麼這裏便見弄活蛇手  
雲門便攬拄杖作怕勢用得最親雲巖掃地話  
頌中曾舉象骨巖前弄蛇手兒時做處老知羞  
為雲門道奴見婢殷勤便騎賊馬趁賊也不妨  
惡手脚今日再頌弄蛇話誇拏龍手看他大斧  
斫了手摩訶頌云

玄沙大剛

當機不讓父

長慶少勇

見義不為

南山鼉臯

死無用

捨條斷貫索

風雲際會頭角生

時來如刺作蛟龍

果見韶陽下手弄

忍俊不禁

下手弄

弄不出即休兩迴三度

激電光中看變動

眨眼喪身失命

在我也能遣能呼

少賣弄

於彼也有擒有縱

七寸在手

底事如今付阿

誰萬松

冷口傷人不知痛

阿耶阿耶

師云玄沙專使馳書上雪峰峰拆開乃見三張

白紙示其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峰云不見道君

子千里同風僧迴舉似沙沙云山頭老和尚蹉

過也不知玄沙承嗣雪峰尋常證父攘羊當仁  
不讓道要南山作麼此又果毅無前太剛之甚  
長慶隨邪便道大有人喪身失命不解師子返  
擲此真見義不為是無勇也風雲際會頭角生  
果見韶陽下手弄此頌雲門覲面拈出一條活  
蛇不同諸師弓枉現影能遣能呼者俚諺有云  
呼蛇即易遣蛇即難有擒有縱者此頌既攬向  
面前復作怕勢已能擒縱必解遣呼天童未後

道底事如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但凡拈  
頌歸於自己拈向面前始是作家雪竇亦云如  
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  
看脚下萬松道雪竇貪觀脚下不知穿過髑髏  
天童冷口傷人明人不作暗事我當時若作雲  
門以拄杖攬向雪峰懷裏擬議不來隨後教伊  
自作自受親遭一口為什麼如此今朝二月二  
輒放龍擡頭



示衆云刹海無涯不離當處塵劫前事盡在而今試教伊覲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什麼處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

且要

少他不得者云扇子破也

未舉時却完全

官云扇子既破

還我犀牛兒來

不見道破也何不頓語

者無對

扇子在雖有

如無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

出巧新行能做會賣

師云杭州鹽官縣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本唐

皇宗枝宣宗在潛為僧將謁師師預知告主事大禁雜言止約橫事帝住久忽辭師密謂曰時至矣無滯泥蟠兼囑以佛法後事武宗滅教六年宣宗復興師有力焉帝將詔師歸宮供養師化已久帝惻愴追謚悟空禪師師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侍者道扇子破也是平實父子說話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此乃全身入草養子之緣侍者無對却也因邪打

正只是自不知有投子代云不辭拈出恐頭角不全萬松道善能修補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萬松云乃吾家之舊物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萬松道當面諱却雪竇拈云犀牛兒猶在萬松道明眼難謾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萬松道恩多怨深雪竇拈云可惜勞而無功萬松道好心不得好報據這一隊老漢空說道理扇子與牛兒終拈掇不出唯資福畫一圓相

於中書一牛字扇子犀牛斬新不動雪竇拈云適來為甚不拈出其竇道扇子破也何曾動著分毫適來不拈出又何曾少而今拈出也不曾添天童賞資福拈得出用得親標名挑請特為煎點一上頌云

扇子破索犀牛二不做榘摩中字有來由如強

說道誰知桂轂千年魄埋根妙作通明一點

秋現世生苗



從容錄  
卷上  
師云諸方謂扇畫犀牛玩月或云犀角為扇或  
云以犀為柄皆得名為犀牛扇也鹽官當時開  
箇鋪席各人拈出一柄獨資福親手新樣脫體  
偏別師嘗示衆云隔江見資福刹竿便迴後脚  
跟下好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  
云不堪共語大抵講肆貴說到宗門貴用到以禪  
學中字最有來由玄沙示衆云吾有正法眼藏  
付囑摩訶迦葉猶如畫月曹溪豎拂子猶如指

月桂轂乃月也涅槃經世尊放月愛光阿闍世  
王熱惱清涼所以道誰知桂轂千年魄妙作通  
明一點秋可謂大柄若在手清風常及身犀牛  
扇話拈頌最多要且端的不曾與鹽官相見萬  
松若作侍者見道與我過犀牛扇子來有甚羽  
蒲紙竹綾絹梭聲信手拈來便與一柄何者縱  
有千般巧終無兩樣風

示衆云冰霜一色雪月交光凍煞法身清損漁

父還堪賞玩也無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

山仰

不覺平地喫交

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

不奈如何打破雪

竇云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路見不平拔劍相助

師云古人臨機遇物發明空劫以前一段大事法華經云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說者以謂白是衆色之本一乘是諸乘之源而不說白色向上更有事在故仰山指雪師子示衆云

還有過得此色者麼且白是衆色之本雪色至白如何更有過此色者萬松道旣稱爲色必與眼對過白之色唯無色者不與眼對雲門所以道當時便與推倒若便向至白無白處認著正是墮在無色界中雪竇所以別指出一條活路向推倒處却教扶起佛眼云若向這裏扶持起來甚次第事萬松道若是他宗異派不道不得更須知有洞上宗風正倒時便起正起時便



倒底時節然後起倒同時起倒不立更買草鞋  
行脚三十年不見佛覺頌云一色無過指示人  
白銀世界裏頻申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  
煦日新萬松道日出後一場懺懺一等學人見  
雲門推倒雪竇扶起便作機鋒轉換大用無方  
會見向一色邊不得色邊會以為宗旨血脉已  
有佛覺為證如或不信更問天童頌云

一倒一起雪庭師子

恰似箇活底

慎於犯而懷仁

識法者恐

勇於為而見義

路見不平

清光照眼似迷家

東西不辨

明白轉身還墮位

更上一層樓

衲僧家了無

寄一生且過

同死同生何此何彼

刀斧斫不開

暖信破

梅弓春到寒枝

收得返魂香

涼颼脫葉弓秋澄潦

水來過塗

嘉猷

師云雲門一倒雪竇一起仰山指師子要過此  
色三箇鼎足闕一不可三玄三要盡在於茲仰  
山恐人坐在明白裏豈非慎犯懷仁也指似於

人令過此色豈非勇為見義也魯語曰見義不  
為無勇也雲門又恐坐在一色邊也豈非慎犯  
懷仁便與推倒亦勇為見義也雪竇恐人只解  
推倒乃慎犯懷仁也更能扶起勇為見義也不  
見趙州道老僧不在明白裏良以清光照眼猶  
自迷家明白轉身未免墮位只解推倒不解扶  
起而堪作什麼本色衲僧如珠走盤雖同死同  
生而不居生死雖無彼無此而權立彼此末後

兩句有時太陽門下有時明月堂前萬古長空  
一朝風月朝菌蟪蛄且道而今是什麼時節且  
随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瘴

示衆云師多脉亂法出茲生無病醫病雖以傷  
慈有條攀條何妨舉話

舉法眼以手指簾

莫道不知

時有二僧同去

捲簾

同行不

眼云一得一失

劍下

師云法眼齋前上叅以手指簾二僧同去捲簾



從容錄 卷一  
眼曰一得一失東禪齊云上座作麼生會有云  
為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則會不指  
而去者則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旣不許恁麼會  
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萬松道泥裏洗  
土塊此非但法眼南泉一日謂僧曰夜來好風  
僧亦曰夜來好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亦  
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泉次謂一僧曰夜來好風  
僧曰是什麼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僧曰是

什麼松泉曰一得一失指簾話極有為人作略  
二僧捲簾在當人分上自有兩條路子法眼先  
與一印印定更無移改在法眼分上明暗相叅  
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諸方皆以離得失忘  
是非為上法眼走入是非海裏得失坑中作活  
計蓋無得失人可以定天下之得失萬松恁麼  
提唱也有得有失諸人恁麼上來也有得有失  
唯深明利害之端者可以較其損益這箇喚做

現成公案不勞再勘為伊不能倒斷不免天童  
引惹詞訟頌云

松直棘曲鶴長鳬短

不得

義皇世人俱忘治

亂萌蘆提

其安也潛龍在淵

佛眼觀

其逸也

翔鳥脫絆

所頭望

無何祖禰西來

上梁

裏許

得失相半

下柱

蓬隨風而轉空

業識

落萍

截流而到岫

順水張帆

箇中靈利衲僧

罵街

醉漢

誰敢

承頭看取清涼手段

我這裏也有只

師云古人不得已強名本分事松直棘曲鵠白  
烏玄本出楞嚴經天童點化鶴長鳬短莊子云  
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鳬脰雖短  
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俗諺云要不悶  
依本分豈直義皇世人俱忘治亂孔子謂西方  
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治亂者得失也三祖云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周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  
九四或躍在淵秦臺記王次仲年弱冠變蒼頡



古文為隸書秦始皇徵之不起上怒檻車囚之  
赴國路化作鳥脫羈絆飛至西山落二翮今嬌  
川縣有大翮碣即其處也此頌上古之風出處  
行藏各安其分佛未出世有多少經論公案及  
至祖師西來便有得有失何不向未指簾時會  
取隨風轉空截流到岸此二句點出二僧得失  
天童大有功夫不易恁麼道若無活人手爭能  
殺得人是故又道箇中靈利衲僧看取清涼手

段且道據什麼令便得如此待你喫棒了向你  
道

示衆云不挂寸絲底人正是裸形外道不嚼粒  
米底漢斷歸焦面鬼王直饒聖處受生未免竿  
頭險墮還有掩羞處麼

舉僧問護國鶴立枯松時如何步步登高易國云

地下底一場懨懨心心放下難僧云滴水滴凍時

如何法身無被不禁寒國云日出後一場懨懨雪消露出

死人僧云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

去也

點即到不到

國云三門頭兩箇一場懨懨

到即到不到

師云隋州隋城山護國淨果大師諱守澄與二世演化大師諱知遠同在湖南報慈慈陞座師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曰誰無叅退首座問汝適來問和尚話還會麼師曰不會座曰和尚恁麼慈悲汝為什麼不會真如佛性誰無乃至四生六道悉皆具足師曰感謝首座為某說破淨

果在傍齧齒曰這老漢自家無眼更瞎他人乃召師問首座適來說箇什麼師曰某當時不會得他說破具如前舉淨果曰上座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汝若不信去問取堂頭師上堂頭具說前解慈亦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曰適來問第三座他亦不肯故教來問且望慈悲為某決破慈曰汝却問取第三座去師下來禮問淨果曰汝但問來師便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淨果曰



誰有師於言下契悟再拜謝了乃曰首座或在  
衆或出世某誓願佐助後遂相繼住持此話諸  
方謂之護國三懺懺與保福四謾人為對未透  
關者極難奔湊不見僧問雲居簡禪師孤峰獨  
宿時如何居云九間僧堂裏不卧誰教你孤峯  
獨宿此話雖無玄妙甚有開發舉此一隅三隅  
可見洞山玄中銘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  
然鳳無依倚這僧却問鶴立孤松時如何這僧

癡坐功夫既到將這些子本地風光貼在額頭  
逢人呈似殊不知孤危不立道方高天台教中  
謂之頂墮所以護國道地下底一場懺懺這僧  
不向孤危處作活計又將冰枯雪老處呈上又  
不知乾曝曝時還生津潤冷清清處却要溫和  
所以道日出後一場懺懺這僧戈甲兩翻上來  
兩被護國格下既沒奈何却問教門興廢疑難  
道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麼處去也唐武

宗好仙沙汰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會昌五年  
八月下旬勒令歸俗帝服方士丹藥性加躁急  
喜怒不常至六年三月初纔及半年以丹毒死  
宣宗即位佛寺復增三倍之多以神道為論不  
假武宗小廢何致宣宗大興善神權巧之方斷  
非凡下可及若以衲僧見處法門本無興廢善  
神豈有去來所以道三門頭兩箇一場懨懨萬  
松恁麼道錯為人下注脚了也又不見僧問心

法雙忘時如何國云不洗面僧云月落寒潭時  
如何國云不洗面僧云光境俱忘時如何國云  
不洗面不可總從頭注解將去也不注解時如  
何自有天童頌古

壯士稜稜鬢未秋恨天不到男兒不憤不封侯貪程

速太翻思清白傳家客已太多生洗耳溪頭不飲牛

末後過太師云三祖道大體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



急轉遲昔有二僧同行性急者在前呼在後者  
云光陰迅速疾走上來後僧云大道廣濶忙作  
甚麼萬松嘗見圓通善國師手書二頌云光陰  
迅速疾走上來路頭踏著優鉢花開大道廣濶  
忙作什麼放開肚皮一時包裹此圓通善國師  
二頌如這僧恁麼問護國恁麼荅各具一隻眼  
天童頌中前兩句如銳氣貪榮後兩句如退身  
致仕後漢班超家貧常傭寫書乃投筆曰大丈

夫當效張騫傳介子立功異域以取封侯萬里  
之外焉能久事於筆硯間乎後討西國封定遠  
侯此喻這僧三問探頭太過也後漢楊震任荊  
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疏食步行舊長  
者欲開產業震不肯曰傳後世稱為清白吏子  
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史記許由隱於箕山依  
山而食就河而飲堯讓帝位由聞之臨河洗耳  
巢父飲牛問曰凡人洗面公獨洗耳由曰聞堯

請我為九州長故洗是非父曰豫章之木生於  
高山工人莫得子欲避世何不深藏今游人間  
苟求名譽行待下飲恐汚牛口乃牽上流飲之  
天童以楊震許由巢父三人頌三懨懨却被同  
安道濁者自濁清者清菩提煩惱等空平這僧  
與護國收下了也不干諸人事各請逐便

示衆云遲基鈍行爛却斧柯眼轉頭迷奪將杓  
柄若也打在鬼窟裏把定死蛇頭還有變豹分

也無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

鐵牛之機

針割不入

去即印住

機迴鼻孔

住即印破

截斷

脚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

泥裏洗

時有盧陂長老出問云某甲有鐵牛之機請

師不搭印

宛有逆水之波

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

嗟蛙步騷泥沙

引魂幡子搖氣煞

陂佇思

已過鬼門關

穴

喝云長老何不進語

已臨崖岸更與一推

陂擬議

許多時節



甚屢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

為人為微殺入見血坡擬開口猶自不伏燒埋穴又打一拂子

仍少三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不會做官看傍州例

穴云見箇什麼却好與拂子牧云當斷不斷返招

其亂自罵自招穴便下座得意濃時正好休

師云無盡居士舉臨際辭瀉山仰山侍其傍瀉

曰此人他日法道如何仰曰他日法道大行吳

越遇風即止又問其嗣之者何人仰曰年代深

遠未可言耳瀉固問之曰吾亦欲知仰云經不

云乎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居士

曰吾以此知風穴仰山之後身也穴初叅雪峯

五年一日請益臨際會下兩堂上座舉頭相顧

各下一喝僧舉問際未審具實主眼否際曰雖

然如是賓主歷然雪峰叙與巖頭欽山進途而

值臨際已逝不及叅則曰汝欲會當問取他子

孫穴舉似南院顯院云雪峰古佛也師後住汝

州風穴山廣慧禪院五代離亂郢州牧主請師  
衙內住夏一日牧主請陞座示衆云祖師心卽  
狀似鐵牛之機不同石人木馬玄唱玄提直下  
如鐵牛無你近傍處你纔去鈎迴纔住打教百  
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卽卽是不卽卽是可謂鈎  
頭有餌廬陂長老亦是際下兒孫便拈轉他話  
頭置問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  
搭印其奈風穴據令而行便道慣釣鯨鯢澄巨

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鯨鯢橫海大魚也莊子任  
公子五十犗爲餌曾得此魚蛙步驟泥沙有說  
漢武帝時有暴利長渥洼水傍見群野馬中有  
奇者來飲水因作土人持勒絆于傍習以爲常  
以人代之收得其馬欲神異其馬謂從水出遂  
傳爲龍種穴謂馬出清水反偃驟泥沙中此說  
迂迴風穴衆吼集明作蛙步不見雪竇頌犀牛  
扇話了復云若要清風再振頭角重生請禪客



下轉語乃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僧  
出云大衆叅堂去竇唱云拋鉤釣鯢鯨釣得箇  
蝦蟆以此兩句對風穴上下兩句蛙字無疑也  
陂佇思問話呈機要與風穴相見而忽遭點要  
別尋出長投至你施呈槍法一櫓檐打倒也此  
不解奪機行令賓主互換之過也牧主久叅風  
穴不無見處道佛法與王法一般風穴收得安  
南又憂塞北便問牧主道見箇什麼這裏便好

與盧陂雪屈却只道當斷不斷反招其亂也不  
妨說到風穴為伊是俗官飲氣吞聲便下座二  
尊宿一龍一蛇做剛做柔簞鼓臨際宗風更著  
天童斷和頌云

鐵牛之機

嘴吼也未

印住印破

鉤錐在手

透出毗盧頂

顛行

將上不足

却來化佛舌頭坐

四下

風穴當衡

世情看

盧陂負墮

人面逐高低

棒頭喝下

豈容分說

電

光石火

不待消停

歷歷分明珠在盤

不撥自轉

眨起眉

毛還蹉過

和聲便打

師云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闍王遣使送朱記到保福上堂曰去則印住住則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保福打之僧曰恁麼則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保福默然萬松道可惜龍頭蛇尾風穴若不超證無住無依大解脫門不能透出毗盧頂顙行也唐肅宗問忠國師如何是無諍三昧國師云檀越蹈毗盧頂上行此明法身向

上非枯椿邊事風穴先據此令却來佛事門中掌莫大威權斷不了公案掃除凡聖情量坐斷報化佛頭臨際廣語云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頂恁麼當衡直饒盧陂作家亦有時負墮也西天外道立義不成者謂之負墮斬頭截臂以謝不敏此棒頭喝下鉗鎚電光石火機變皆暫時光境慎勿以定奪得失決斷勝負如珠走盤眨眼蹉過也師以拂子擊禪牀云了



示衆云絕諸對待坐斲兩頭打破疑團那消一  
句長安不離寸步太山只重三斤且道據甚麼  
令敢恁麼道

舉僧問大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

壞不壞愁人莫向  
愁人說隨云壞那是僧云恁麼則

隨他去也目前說隨云隨他去下坡不走  
更與一推僧問

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同病濟云不壞打破契頭  
換轉鼻孔僧云為甚不壞又恁

慶來濟云為同大千生鐵  
鑄成

師云益州大随法真禪師或云福州西院亦曰

長慶大安之子百丈大智之孫衆見六十餘負

尊宿在瀉山會中作火頭瀉問子在此數年不

解致箇問頭隨云教某甲問箇甚即得山云你

不解問道如何是佛隨以手掩瀉山口山云你

以後有片瓦蓋頭覓箇掃地人也無後於棚口

路煎茶接待往來三年開山住大隨僧問劫火

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此問本出仁  
王護國經斑足王信外道羅陀語殺千王頭淫  
祀塚間摩訶迦羅大黑天神翼延國祚普明王  
請一日假依七佛法齋百法師第一法師為王  
說偈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此偈凡三十二句王  
赴死轉為諸王說斑足疑問亦聞此偈心開悟  
解以國付弟出家得忍據教中說三千大千世  
界同一成壞漢武帝鑿昆明池得灰問東方朔

朔曰請問西域道人至後漢明帝摩騰竺法蘭  
來問之曰劫灰也雲庵問講師火災起時世間  
虛空許多灰燼將置何處罕有荅者止觀羅漢  
如炭辟支如灰菩薩餘少灰佛如劫火無炭無  
灰此問這箇壞不壞佛果道這僧元來不知話  
頭落處且道這箇是甚麼隨云壞此語反常合  
道極難咬嚼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這僧也好  
笑不知執鞭墜鐙多少時也隨云隨他去萬松



後集  
道僧隨大隨去大隨隨僧去雪竇與脩山主同  
時未見脩山主荅後段不壞為同大千話單頌  
大隨語云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  
這句人多錯會道大隨道壞是一重關脩山主  
道不壞是兩重也你不看前話單頌大隨雪竇  
未見脩山主語錄但以問頭這箇壞不壞已是  
兩重關也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  
此頌這僧不會大隨語直往舒州問投子子云

西川有古佛出世汝速迴彼僧迴隨已化唐僧  
景遵題云了然無別法唯道印南能一句隨他  
語千山走衲僧雪竇用此聯意道頌後一聯也  
寒蛩鳴砌葉靜夜禮龕燈吟罷孤窓月徘徊恨  
不勝天童頌古更添脩山主話道不壞為同大  
千有本道為他不同大千這話最好看道同也  
得不同也得將錯就錯無不可可脩山主又云  
壞也礙塞殺人不壞也礙塞殺人萬松道大隨

道壞也有出身處脩山主道不壞也有出身處  
不是一向無意度不可一向情識會不見江西  
志徹禪師問六祖涅槃經中常無常義祖曰無  
常者佛性也有常者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  
微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  
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  
違令學人轉生疑惑祖曰佛性若常更說甚善  
惡諸法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

切諸法若無常者則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  
而真常性有不徧處吾說常正是佛說真無常  
義也今時初心見大隨道壞隨他去未免營惑  
傍叅六祖可以無疑也况大隨百丈親孫脩山  
主地藏嫡子起情離見曲為今時雪竇當時只  
頌一半天童今日始得完全頌云

壞不壞

佛手揀不出

隨他去也大千界

沒量大人語脉裏轉

却句裏了無鈎鎖機

粘牙帶齒亦不少

腳頭多被葛



後齋錄

藤礙誰教你生枝引蔓

會不會心忙手急分明底事丁寧

噉

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知心拈出勿商量牙人見敗子輸我

當行相買賣

堂屋裏敗揚州

師云雪竇頌這僧問這箇壞不壞道衲僧猶滯  
兩重關天童頌首言壞不壞其意不同雙舉二  
僧問端雙收二師答處一時拈向面前唯隨他  
去也大千界就大隨語出二師鉤線點二僧趣  
塊雲居示衆云言語如鉗如挾如鉤如鎖須教

相續不斷始得今頌二師答處直捷便與不涉  
廉纖爭奈諸方已被葛藤絆倒也真點背嘗客  
南昌漳江寺政禪師席下一日摠衣露脰緩步  
而過政怪問之真曰前廊後架皆是葛藤真恐  
絆倒耳政為大笑天童道我恁麼分明頌出你  
會那不會若是久叅上士如當行買賣不索商  
量萬松今日只說得離家

示衆云向上一機鶴冲霄漢當陽一路鷄過新

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

舉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

落七落八了也

衆無語却與露柱同參

自代云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

張翁喫酒李翁醉

師云本錄雲門問僧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門云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門云一條條三十文僧云如何是一條條三十文門云

打與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唐宋開府

環善羯鼓歌有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借用如

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放下手元來却是

饅頭全似睦州機鋒蓋子落地樵子成七片豈

容詮注話會天童能向詮注不及處詮注話會

不到處話會頌云

一道神光

上柱天  
下柱地

初不覆藏

淨保保  
赤灑灑

起見綠

也是而無是

烈火焰中  
休歇眼

出情量也當而無當



鈎輪鋒外

巖華之粉兮蜂房成蜜

神通廣大

野草

之滋兮麝臍作香

變化無方

隨類三尺一丈六

山主

高案山低柱  
扶長拂子短

明明觸處露堂堂

撥破面門  
無處迴避

師舉雲門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  
昏又道虛空包不盡大地載不起楞嚴此見及  
緣皆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肇  
公般若無知論云夫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  
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

當而無當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也此頌  
明依一經一論暗指超情離見人境交泰古佛  
既與露柱相交自然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蜂採  
花而成蜜麝食草而作香高低嶽瀆共轉根本  
法輪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劬尸羅長者親  
三尺而無盡無邊身菩薩窮上界而有餘無一  
時不現無一處不遍故云明明觸處露堂堂師  
復云還見麼瞎

示衆云海為龍世界隱顯優游天是鶴家鄉飛  
鳴自在為甚麼困魚止滌鈍鳥棲蘆還有計利  
害處麼

舉仰山問僧甚麼人

閉門會僧云幽州人公驗

山云汝思彼中麼

拾待僧云常思 熟處難忘 山云

能思是心所思是境

元來更立能所 彼中山河大地

樓臺殿閣人畜等物反思思底心還有許多

般麼

仁者自生分別 僧云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 僧有

這箇 山云信位即是人位未是

庭前殘雪日輪消  
室內紅塵蓮誰掃

僧云和尚莫別有指示否

便德 山云別有別無

即不中

射透兩重關

據汝見處只得一玄 已有舟中月

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更添帆上風

師云仰山昔嘗問僧甚麼處來僧云幽州來仰云  
我恰要幽州信幽州來作麼僧云某來時無  
端穿市中過踏折他橋梁仰便休仰山小釋迦  
接人非止一路此箇公案正是學人入門之勢



下手得力處山問幽州僧汝還思彼中麼當時被他道不思又作麼生仰山必然别有長處僧却云常思實語當懺悔山云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境則千差能思底心有多馱麼雲門曾道仰山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果然僧也靈利道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今時人萬一不到這境界若到即點肯擔板不知途路之樂終不到家仰山曾行山下路來故別指一條活路仰山肯

年僧堂前三昧次夜半不見山河大地寺宇人物以至已身全同空界明晨舉似大滌滌曰我在百丈時得此境乃是融通妄想銷明之功汝向後說法有人過者無有是處萬松道非仰山不證非滌山不識楞嚴經云若動念盡浮想銷除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名想陰盡是人則能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為其本此又見滌仰父子妙契佛心也仰

山一日呈解云若教某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可斷瀉曰據汝見處猶是法在亦未離心境仰曰旣無圓位何處更有心境瀉曰適來汝作恁麼解是否仰云是瀉云若恁麼具足是心境法爭得道無仰山見這僧有這箇在依理判斷道信位即是人位未是別本云信位即得行位即未多舉金剛三昧經信位思位修位行位捨位今言信位人位未必全同竹庵珪和尚道向

開口合口處分這邊那邊有言無言處分信位人位此又別一家也瀉山問仰山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云慧寂信亦不立瀉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瀉云若恁麼則是定性聲聞也仰云慧寂佛亦不見清居皓昇禪師牧牛圖至第六章云信位漸熟邪境覺疎雖辨淨穢如劍利泥猶存鼻索未可憑信故白黑相半頌曰野牧雖云久牽繩手漸離行



仙客金  
持非暗昧進習不依隨淨地于于樂長鞭每每  
持青山香草細一味日充飢至十二章人位本  
空身心無著得失淨盡玄玄道路邈無分別向  
上一句擬議即隨頌曰妄起勞看牧牛非人亦  
非正中忘想像向上有玄微大海纖塵起洪鑪  
片雪飛相逢求解會不墮汝心機萬松道仰山  
信亦不立清居人位本空若向二師話中揀得  
出信位人位昭然可見所謂退步就已萬不失

一也僧云和尚莫別有指示否爛泥裏有刺仰  
云別有別無即不中有即雪上加霜無即死在  
句下所以指一玄教伊自看湧泉空處為座萬  
行為衣有以坐謂安禪靜慮衣謂衲帔蒙頭有  
以坐謂開堂陞座衣謂法服嚴身皆有理在且  
道向後自看看箇什麼問取天童頌云

無外而容

大無

不包無礙而冲

細無

不入門牆岸岸

莫探

頭關鎖重重

彈指

不消酒常酣而卧客

喚醒

飯雖

飽而積農

一坑埋却

突出虛空兮風搏妙翅

穿開碧落

天踏翻滄海兮雷送游龍

驚蟄二月節

師云天童先頌返思能思底豈有多般雲門道  
會得也目前包裹會不得也目前包裹此無外  
而容也山河樓閣人畜等物一多無礙人境交  
參此無礙而冲也韶國師道通玄峯頂不是人  
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通玄峯頂所思境也不  
是人間能思心也心外無法總不見有也滿目

青山只此一句這僧與韶國師相隔信位人位  
一玄三玄直得門牆岸岸閑鎖重重卒難相見  
也又頌這僧見處如醉客顏農仰山指處如妙  
翅游龍法華經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卧  
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其  
人醉卧都不覺知趙州云曾聞一飽忘百飢今  
日山僧身便是趙州一飽忘百飢合受人天妙  
供這僧飯飽顏農滴水難消明眼人辨取梵語



迦樓羅此云妙翅鳥搏風闢海直取龍吞孔子  
問禮於老聃謂見老子其猶龍也游龍雲煙出  
沒非同潛蟄者此頌人位未是只得一玄向後  
自看教渠移身換步何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  
也行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卷上

音義卷上

磊落

人累大

亟

棘急

從容

上七容

鉗鉗

鉗非

揣

初委度

畧

輒日

屏山

李之純號

閑閑

趙周臣

居

呼隨駕

藁

菓草

伶仃

獨行

饒

飽也

擅

善專

阿里馬

譯云林禽

城

揠

隻

闕

簡

瓜杪

杪

末

曲

直

仙

陀

奉

王用宜

絡

柳二十

阿賴耶

第八識

邪

因

因

外道不出二因如

虛

無等

回

邪

禦

木

卷一百一十五

近人  
目眩  
花白  
縣眼  
瘳  
抽書藥弗  
眩厥疾弗  
瘳  
呈人  
地  
癯楚  
堊

謂閭丘胤曰一一弥  
饒舌汝復不識  
櫻悵腐父臭  
也  
蠹蝕妬蟲  
擘分百

切  
廐救馬  
含  
石釘去呼  
也  
援匹逼  
也  
膠聊賴  
慙羅麼  
慙羅麼

音路小兒萬籟賴風口啁苦佳懲澄戒啟士臻

卷之四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wear. A vertical crease runs dow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There is a small, irregular tear or hole near the top center, and a small dark spot is visible near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 overall tone is a warm, off-white or light beige.

也女曷瓜女勦子小益去未易受單善讓羈雷

畸薑墨墨索余且子魚筴策蘭閑瘠觀笛見頤

魚容疹候爭築上士耕下戶骨朶骨函含泳

仰也言脉也山嶺萌山峻負木木朶也

也也 耕苗荒局越國 洗脚迎舉也 遠離去

帷帳也。丕，折也。食，食也。魚朋，朋。

化大易上挑挑也也也偏偏轆轆濬濬佐佐爛爛熟熟

也梟鷄上法不 樅上禮 圓上畏 事上治 理上言 訖上交

也不諳  
奇斯俱  
也  
銚細絲  
銚負金  
銚貴微  
墮用也  
癰盤  
艾熨  
熨也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



從各錄

嘈曹喧蘭各姓磻名盤溪寔志置盪湯石馮諼也

撲簸蒲木憤悱下口一泊合幾乎一撼獲

揶拂持先治擲上九褒獎上毛下捺奴八手

挫七卦套他栓索上數還火抄平呼火匙杖貶按也

損玄牝臚倩七正假羊飄把拖正舟木貶治

也動攘穰竊俚諺俗言惻愴測創感稷犛宗毛

尾戽斗上呼故頻呻頻中奮照看句涼風標瘡籍瘦燒癰野火過隸書分書翮翮羽嬌川居為

碣徒和驟驟驟驟馬糖介渥注握窪名櫨檐上

尖檐名羣羣樞空環居永玉止灤水名櫨檐上

酒風搏團昂藏不舒雲直甲切雲泥懸隔也瑞

倪的也脫粟飯晏子春秋晏嬰相攘音琅也啗感

也也詰故言也鯨鯢勤倪



從各錄

又各錄

衍客金

17/12/2016

111

[illegible]



五十三

終

上中書卷須在四五之間